

走。我見了這樣。心中很可憐他這樣痴情咧。這時樂生已走上影戲場。東張西望。只見末排有個女郎。裝束倒也入時。他走前呼道。碧姊。你來得好早呀。那女郎見有人喚他。回首一看。原來是樂生。便嫣然一笑。招他坐下。開始情話了。和傾刻對待慧珍模樣。有天淵之別。忽然間。影戲開映了。全場黑暗暗的。伸手不見五指。他們却利用此時機來。大家親了個狠甜密的吻。我在旁見了。却也驚奇得狠。看着這般活劇啦。電燈忽明亮了。第一場已演完。他們還不走。依然坐着。那裏前面有一女子。見他們倆這樣親密。羨慕了不得。再向樂生打量了一回。不覺失聲說道。你不是樂生哥麼。我現在方曉得你心裏了。樂生抬頭一看。大吃一驚。原來却是倪慧珍呢。樂生面上。紅一陣。白一陣。便和我一齊出去了。那女郎一路追覓。慧珍是他什麼人。樂生亂答了幾句。便握手分別了。可憐慧珍。這時的芳心。恐受不起這樣絕大的打擊呢。

夜裏大約一點多鐘的時候。樂生正在那浙江路上。大踏步走。有一個乞丐。跟着他後頭道。大少爺。……可憐我們……。給一個銅板……。買碗粥吃……。今年包你發大注橫財……。要一

之父母亦漸疑之一日朱方飯忽聞堂類雨下輕脆可聽衆方驚訝朱
 大呼而起而亦紅腫於是衆知繆魂又至而繆果附朱體大言朱劉隱
 未終妹秀春亦被劉附身聲明已實與朱有密約但彼此相守以禮
 未及亂二魂互相爭論繼之用武相撲甚猛衆大惶力擊之以歸
 二人猶互相憤懣揣拳振臂作欲擊狀良久始已而秀春傷胸朱狂益
 未幾朱仰藥自殺其患始絕

（厘父附註）枕亞此作即爲余鄉中故事亦余所語者余讀此文因
 又憶一事與此頗相似茶花者山陰之鄉女也質美而性淫嫁夫胡
 某三年而胡死茶花不安於室被翁姑逐去復嫁同村魯某成婚之
 夕魯忽大呼有鬼擊我旋即昏迷昏瞢讀言百出一家大賊紛紛延
 羽士請醫生碌亂終宵而魯病如故至天明鬼忽附茶花身大言曰
 我胡某茶花之前夫也魯某無禮敢娶我婦故小懲之或言若婦
 不貞故遭斥逐子猶戀邪且人已被逐關係絕矣而安得復以爲
 婦鬼作嗟聲頃之哭而言曰若所言極有理彼（指茶花）不貞
 我亦恨之然數年結髮情未能忘值彼改醮吾魂不覺隨與俱來
 致有驚弗怪彼（指魯某）病今愈矣言時魯驟然起病若失而
 鬼魂附茶花身猶弗去衆又爲代求鬼言須茶花伴我三日以了餘
 緣方能令彼跟人或問人鬼殊途安能相伴對曰不然鬼亦猶人體
 魄雖喪而魂情相繫猶可於夢境中一叙情懷衆乃許之如其教宿
 茶花于空房戒衆毋許入茶花已醒始不可及衆恫以鬼言謂不從
 將殺女茶花不得已從之於是獨宿三日夜始以鬼命釋出衆視其
 人形神枯槁頰間有青腫數處似被擊傷者詢其故不對而泣出後
 大病三月始與魯成婚茶花由此社舊習改劣性孝順馴良勉爲賢
 婦識者以爲出於鬼之監督訓責之功云然則鬼於魯氏匪仇而功
 雖世世祀之可也

位美麗的姑娘……樂生理也不理。仍向前走。但乞丐依依不捨。他忍不住了。左手中把我揚一揚。乞丐見了我。果然嚇得一點不出聲。跟別人討了。我自己不覺笑道。我的魔力真不小啊。唉！我的危運來了。有一天早晨。那僕人把我不當心。竟硬生生斷了一條腿。樂生見我醜怪得狠。不像昔日威風。便命僕人。將我拋在垃圾桶旁邊。我回心一想。樂生本是愛新厭舊的性兒。倪慧珍女士。已是個榜樣。我現在却也蹈了覆轍。真同病相憐呢。我不怪樂生。只恨我遇人不淑了。哈哈。我的救星來了。有位乞丐。見了我大喜。便拾起來。口裏還說道。這真是我的幸福呢。以後有什麼事。還沒有曉得。但和這位乞丐。過那冷清的日子了。

◎黃景雲 宋之英

同事黃某。爲余道其先曾祖事。頗娓娓動聽。因錄之。黃景雲字樂道。贛人也。自幼神悟。於書無不讀。顧數奇。屢困場屋。貧無以具餐。環堵蕭然。夫人徐氏。力勸其改習爲商。因脫簪珥。出私蓄。作釘釵貯蒲簍中。敦之行。公不得已從之。兌簪珥。共計得五十餘金。以金少。不能作巨商。乃學爲賣油郎。顧短於經絡。屢試輒虧。頗懷喪。然以

新片
豐最
佳禮
品為
特別
大前門
香烟
英華
總

許廬父緊要啓事

廬父因原住房屋不敷應用現又遷居法界八仙橋德行里一號親友及日報稿件望改寄此間爲禱

司的克語

吾乃司的克 STICK 是也。劉恨找

我出世未久。就被一位匠人模樣。把我帶了去。經了許多輔養手段。幾可人意。光碧輝煌。我自己有時顧影自憐。而貌猶如宋玉潘安一般。那匠人真是我的莫大恩公了。有一天。我同許多弟兄。同坐在一間大公司的窗櫺裏。往來行人。大家都注目。這時候。忽然有一個穿西裝的少年跑進來。一眼看見了。我便在身畔。摸出幾個袁世凱。一手携着。我走了。出到門口。踏上那黃包車。喚我向東一指。那車夫立刻拉起車。向前努力的跑。不一時。那少年說到了。他下車了。給了車資。向一間洋房而入。剛巧進內的時候。就有一個僕人。把我接了去。擱在一旁。只見少年理也不理。直奔裏面。這時我想跟主人。但兩條腿不容我走。想開口喊一聲。但喉中有件物塞在裏面一般。沒有法兒。只得立着罷了。聽見裏面嘈雜聲。銀錢鈺鐺聲。骨牌聲。擾成一片。也可減少些寂寞。忽然間。那少年與

▲怪異叢談
(三)
鬼妬中

鬼妬中

此所言鬼如與上文鬼怪繆氏嫁夫朱某。日相勃谿門。自翁姑以下。及諸家人親友弗能勸禁者。任其恣虐。每見女惡。即無復姑情。可謂不端。肆口謾罵。不可堪。好甚。表劉二姑家子與姑談笑。即指爲不孝。父謂弗可議。乃無成此事。向有人提議聯誼。中人言由是秦晉者。以每來必與朱離在即。於無人處相對垂淚。繆尙極強忍於二姑前。而告人知。乃怒率衆趨之。二人尚涕泣。相對。繆垂淚。之婢女芳見之。奔告繆人。數之曰。若爲閨女。莫適人。而何耻至是。敢與我家男子曜兩家。而風爲若收盡矣。今與若約速離。此後且不必復與我亦赦之。死不得先避去。繆痛罵神井舉劉父母翁姑並冒之。劉一时无地。容幸助曹隱若不從。我必暴若隱。衆看若能見否。大姑救之。朱請母來謝止。繆猶戟指辱罵。劉憤難堪。一時急遂懷死志。而念徒死不值。乃出所稔樂托言毒鼠。購砒礪一包置食物中。進繆。繆不虞有它食之而斃。劉旋亦自殺。將對衆宣言。已名節既墮。何以爲人。然實冤我故先殺之。然後自殺之。以明我無私情。徒以同學及親戚之誼偶聚語不意橫遭誹辱。女子名節。旣死狀與繆同也。七竅均流血狀甚慘切。聞者哀之。而朱疾心忤亡。如將狂易時獨坐呢喃。面大聲喜笑。忽而頓足憤罵或問所見則劉繆死猶尋仇。一日聒噪門闕生前能禁故怒罵之爾或喜笑何也。朱忤繆答如有差衆共度劉生前必與朱有某種關係。特是

是否有染則不可料朱之喜笑必劉魂相對無疑此語說者頗多即

奴的出來。滿臉包含着氣。仍攙了我。乘着黃包車歸家了。自始以後。少年的蹤跡。時時到此地。每次都孤清清把我一人。拋在外面。但逢他出來。有時快活。有時低頭喪氣。懶洋洋的走着。這是個什麼地方呢。我都沒有打聽清楚。

那少年姓朱。名字叫做樂生。家裏只有一個老母。父親是早已去世。樂生一些事業都不做。終日東遊西蕩。不過倚着他父母的遺產罷了。他這樣無憂無慮。倒與他那大名。名副其實呢。

有一天他接了一封信。是他情人倪慧珍寫給他的。說星期六約在新世界相會。有要事面談。他却不以爲意。狼狽淡的說道。真令人討厭啊。……星期六到了。樂生和我。只得往新世界跑一遭。只見慧珍女士。早在那自由廳裏等着他。伊連忙問道。樂哥呀。前途已發生變故。請你早日維持才好。否則你我都有些不妥呢。你有什麼好計策。請商量罷。樂生搖搖頭。一點都不響。隔了些時。立起身道。慧珍女士。這是攔在一邊罷。我今天還有些事呢。請你原諒。說完。便立起身走了。伊見他這個模樣。芳心裏說不出那樣苦。樂生現在對我的愛情。爲什麼冷淡呢。秋波含着兩股眼淚。盈盈欲滴。目送樂生的

賣國賊的兒子(二)

方文郁

塔毛欲奪王位。笑買千金笑路開。嚇得老
三心火急。倉皇四處點兵來。
有一天。吾們上的是地理科。壁上掛着一幅
中華民國全圖。教師講完一課之後。就隨意
談起中國大勢。說到半中時候。把一根教鞭
。指着圖上一處地方說。這一大塊土地。本
來也是我們中國的。後來被該死的賣國賊章
。賣了。這臭萬年。這種人真是萬死不能有的
。在教師不過隨意發些議論。不料大家的眼
光。就多向章宗正射去。還有許多嘲弄着章
朝他冷笑。羞得臉向他擠眉弄眼。罵他冷血
動物。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把章宗正圍圍
住。羞得頭多抬不起。這天他也沒吃。下午
課上。只坐在自修室裏看書。大約因為出來
之後。恐怕又要受人冷嘲熱罵了。咳。賣國
。兒子難道也因他父親之故。帶着有罪嗎。
大家不追根溯源。去尋着罪魁。却一味去尋
着他兒子胡鬧。也算是爲衆出氣嗎。所以我
總十分原諒他。和他的感情。仍和以前一般
一樣。一些多沒有看輕他。
一年之後。我因家力不足。不能再讀書。就
辭了業。到一家銀行裏去做事。這年章氏實
已是故世了。賣國賊的聲浪也。漸漸低下去
。宗正的影子。也淡淡的離了我的腦海了。
一年一年下去。約莫有四五五年了。五月一過
。國恥紀念就在眼前。在七號下午。有一個
會裏。請我去演講些國恥論。那日我正痛
心疾首。懷着满腔牢騷。沒處發洩。所以演
講得很是激烈。這時台下有一個身穿黑衣的
聽者。帽子覆着額。把臉兒遮住了三份之一
。正身危坐。好似極留心我的說話。等我演

講完畢。天已將晚。會裏就搖鈴散會。我也
回去。在路中時。偶一回首。穿黑底人。
却正正的跟在我後面。我不疑感。想大約
是同路罷。直送到我弄口。方向別路走去。
第二天是八號。下午我又在一處演講。穿黑
衣底人。又在那兒聽講。歸途之中。我回身
看時。却又與我同行。我想他一定是和我同
路罷。

楊十姨竹枝詞十七首(二)

海上雲鶴生

一團一點不會訛。慾海汪洋萬頃波。芳是密
偷香不暢。情於極處使生魔。
所訂淫簿。原爲紀曲會之次數而設。一次記
一團。內圈內復加以點者。又以記每次春
風之度數也。奇異簿記。實中西所僅有。
可謂獨創一格。不知研簿記學大家亦研究
及此否。李宅之曲會。在周麻初猶不知。
無心防範。一年以後。漸有所聞。屢欲執
而懲之。顧玉堂徒黨亦衆。耳目甚週。周
麻行蹤所在。無不立時接有報告。故卒不
爲所教。且周麻須常隨良生奔走。以自謀
其衣食之資。不能株守家園。對十姨實無
法以約束之也。不過提心吊膽。終覺美而
不暢。而十姨猶以一之不足。頻識多人。以
致醋海興波。風潮日烈。花無常好。月不
常圓。情到極處。魔即生焉。
城南有巷三十里。老尼早把前因記。潛覺香
車走寄廬。善男善女爲哀裏。
斯時與十姨者已增至五人。惟玉堂擁資
較厚。魄力較雄。欲令十姨對其餘四人均
即脫離。以便獨樂。十姨爲財神所迫。亦
不敢不從。遂由玉堂於城南三十里地。
寬一尼菴寶馬香車。迎而藏之。其餘四

人者。始無蹤跡。一雙野外驚鴛。冒充
善男信女。朝隱而出。暮隱而入。玉堂
月披星於所謂尼菴者。幾一月矣。尾生而
外。實無知之者。
然紅鼻對紅顏。寺足消閒心不開。自古歌
妓無獨樂。好花宜與衆人看。
玉堂鼻紅。人多以紅鼻呼之。故曰紅鼻對
紅顏也。菴寺幽閑。本堪靜居。無奈十姨
原似歌妓之流。宜與萬人共享。方不爲天
所妬。若求獨樂。不與衆同。則人神共嫉
之矣。故曰在消閒之地而心不能開也。
忽有少年游俠子。短衣匹馬忘生死。邯鄲劍
鏑武陵裘。婦孺相呼塔毛是。
所謂少年游俠子者。十姨所私五人中之一
人也。時以短衣匹馬。與人微逐。任性使
氣的忘情生死。爲流氓中之皎皎者。以其
頭不垂。僅有塔毛一握。故婦孺均以塔
毛呼之也。
亦曾此女識東風。陌上尋芳幾覓蹤。偶然訊
得花消息。暮鴉藏綠楊中。
此接寫上述之少年游俠子之塔毛也。塔毛
固爲十姨所私五人之一。一旦見十姨失蹤
。本欲蹤而跡之。益以此時周麻已指名控
之於縣署。謂誘十姨去者必塔毛及玉堂。
其實塔毛并不知情。而人之疑塔毛者多。
蓋其以平日塔毛之無行測之也。塔毛受此
不白之冤。且日夕爲縣署所追緝。情不得
已。乃出重金使人偵探。玉堂自恃所行甚
秘。以爲際尼菴及轎夫外。別無知者。聚而
尼轎夫均已受其重賄。自不致向人披露。
不意轎夫外。別無知者。而尼菴轎夫均已
受其重賄。自不致向人披露的不意轎夫某
某復受塔毛之金。將一重公案。全盤托出
。綠楊之鴉。亦不得而藏矣。

大前門香烟 無心不知之最 優美上等香烟



大前門 總代理

讀者俱 集部 有情人成了眷屬

朱菊影

一輪鮮紅的日頭。高懸在天空裏。
。與那西湖映着。碧綠可愛。湖
濱公園裏的紅桃綠柳。鮮麗美
。絢爛悅目。那淡白的李花。顯
明異常。枝頭上的黃鶯。啾啾
。唔。叫個不止。好像表示遊人的
。盛意。陣陣的春風。遠遠地吹過
。來。正是薰人欲醉。湖中的流水
。起了無數微波。一直向前流去
。停也不停。像歡迎遊人的。追
。趕上去。迎接那對新婚夫婦的樣
子。這時已是三春之日。艷陽的
天氣。萬紫千紅。遍地一色。
。翁微生在學校裏。獨自坐在自
。室裏看書。這天恰是星期日。他
。自念道。對此大好春光。正可以
。及時行樂。況且杭州的西湖。向
。來是著名的。何不去遊覽一下
。子。當這個時候。忽見校役進來。
。手裏拿着一封信。他接過來一看
。原來是芝蓮約他到西湖杏花村
。裏去。他看完了信。喜得樂不可
。言。非常高興的走出校門。坐上
。黃包車。不一刻已到杏花村。付

過車資。走上樓向四面走了一圈
。並沒有她的人。看壁上的時辰
。鐘。十一點快到了。就坐下等候
。伊。直到了日中。鐘已敲了十二
。下。還沒有見伊來。心裏好不耐
。煩。非常焦急。莫非我記錯了
。時候。還是在下午麼。這時候別
。的人都早走了。然而他還坐在那
。裏。目不轉睛。瞧着。那馬路上
。的行人。眼把把望望。可憐
。的翁微生。飯也不吃。直等候到
。下午四句鐘。夕陽要下山去了。
。不但伊的足跡沒有。簡直連人影
。兒也沒見。他才曉得伊也不至再
。來。沒精打彩的向校中回去了。
。良辰不常。吉日難逢。這天恰是
。清明佳節。校中放假一天。他
。的同學。都乘此佳期。到外邊踏
。青去了。門草的門草。尋花的尋
。花。遊山的遊山。玩水的玩水。
。各有各的性情。做那消遣之事。
。翁微生從那日掃興回來。到校之
。後。氣得滿身冷汗直流。痴心妄
。想。精神錯亂。成了神經病。有
。時他的同學和教員的想對他說
。話。但是他的性子非常粗暴。都
。敢去問他。這天翁微生正立在校
。門口呼吸。忽然後面一個少年
。向他肩上一拍。他回頭一看。
。原來是他的知友王益士。因近幾
。天。探聽得他成了瘋疾。特地到
。這裏來訪他。邀他到湖濱公園裏
。去散散步。大家談了幾句寒暄。
。一同去了。翁微生雖有了神經病

情愛假真

盧松朱

然而他的心中。到還有些覺
。這次承了他朋友的一番盛意。
。就轉身去了。不一時。已到湖濱
。公園。他們向園內走了一週。只
。見園中碧草如茵。土女如雲。尋
。了一塊幽靜的地方。在椅子上坐
。下。談笑了一回。剛要立起身來
。忽然迎面來一個妙齡女郎。花枝
。招展。向前走來。翁微生睜起雙
。眸。定睛的瞧着。頓時哈哈的大
。笑起來。又好像在那裏發神經病
。一般。却說這個女郎。不是他
。就是王益士的妹子。叫做王芝
。蓮。她見她的哥哥在這裏和一個
。生面而來道歉。微生將以前的事
。一五一十的講給王益士聽。益

士就轉言他的母親。王夫人因爲
。愛女心切。並沒有字人。任她去
。自由戀愛。聽說翁微生這人。是
。有才學的人。又同芝蓮這樣相愛
。就答應了。
。光陰似流水般的過去。轉瞬時期
。已是第二年的春天。這時西湖
。湖濱公園裏。停着一輛綠色馬車
。椅子上坐着新婚夫婦。嬌音低
。語。情話囁囁。春風滿面。小鳥
。歡躍。現出很美的樣子。兩人
。對談好久。帶着笑容。坐上馬車
。姓甚名誰。也不須作者寫出來了
。請大家一猜罷。
。***
。轉入後頁第八版